



瞿秋白与俄文专修馆



在庆祝建党百年的日子里，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风雨征程，多少革命先驱曾在北京留下过战斗足迹，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理论家和宣传家，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。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汀县被国民党逮捕，6月18日慷慨就义，时年36岁。

瞿秋白于1917年9月到1920年10月的3年间，曾在俄文专修馆学习，他在这里接触到苏俄文学，结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，登上了五四运动的政治舞台，可以说，瞿秋白一生的革命道路肇始于俄文专修馆。

■ 嵇立平 据《北京日报》

俄文专修馆位于北京东城区东总布胡同，创建于1899年4月，原为东省铁路俄文学堂，是清政府为了与俄国合办东省铁路，培养俄文人才而设立的，是西式风格的平房建筑。1912年，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改为俄文专修馆，直属外交部管辖，以培养外交人才为宗旨，对外免费招收学生。1922年改名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，后并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。1948年学校又改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，担任校长的是著名画家徐悲鸿。现在，东总布胡同门牌19号的一排平房，就是俄文专修馆旧址、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遗存建筑。

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封建大家庭，1917年暮春，瞿秋白18岁，他随到北京就职的堂兄瞿纯白北行，来到北京，住在宣武门外堂兄家中。瞿秋白本来要考北京大学，可是学膳费用太高，堂兄无力供他上学，他只得挑选既不要学费，又有“出身”的俄文专修馆去学俄文。当年9月，瞿秋白考入俄文专修馆。

俄文专修馆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个学习班。瞿秋白在这个学校第二届甲级班学习。他天资聪慧，才思敏捷，入学后又勤学苦读，博闻强记，常常挑灯夜读至深夜，很快就成为学习出众的“名人”。他的同学沈颖回忆说：“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。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（即写作课），全体学生一律参加，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，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，以致名遍校内，无人不知！”

尽管学业优秀，但瞿秋白却无法排遣心灵的苦闷。这期间，他随堂兄一起搬到东观音寺草厂胡同的宅院居住。堂兄收入微薄，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，甚至在严寒的冬天，瞿秋白也只能穿着单薄的夹衣。黑暗的政治和寄人篱下的生活，使早

熟敏感的瞿秋白深感痛苦。他在19岁时写了一首诗：“雪意凄其心惘然，江南旧梦已如烟。天寒沽酒长安市，犹折梅花伴醉眠。”正是他当时心境枯寂颓唐的写照。

1919年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，瞿秋白抱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场火热的爱国运动，他以出色的辩才和组织才干，被推选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，参加游行示威和街头演说。5月6日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告成立，瞿秋白又以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，并成为学联的评议部评议员，参与营救被捕的大学生和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。作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，瞿秋白在6月和8月两度被反动政府逮捕，由于监狱环境恶劣，他肺病复发，数次吐血，却豪迈地说：“干了这平生痛快事，区区吐血算什么！”

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，使瞿秋白的世界观更加倾向马克思主义。他一边继续在俄文专修馆学习，一边与郑振铎、耿济之等进步青年创办了《新社会》和《人道》杂志。1920年3月，他又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在此期间，瞿秋白写出了一批影响很大、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檄文。

1920年10月，瞿秋白以优异的俄文专业水平被北京《晨报》和《时事新报》聘任，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十月革命后的苏俄考察。此时他21岁，尚未在俄文专修馆毕业，而且他严重的肺病也不适应俄国的酷寒，面对亲友们的劝阻，他回道：“宁死成一行。”他太想亲眼看一看那个新生的红色国家，太想为苦难的中国去寻找一条希望之路。

1920年10月16日凌晨，瞿秋白从前门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，告别了北京和就学3年的俄文专修馆，走上了一条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之路。

溥心畲拒绝宋美龄拜师

“北宗山水第一人”

溥心畲原名爱新觉罗·溥儒，是溥仪的堂兄。

溥心畲早年就读于北京法政学堂、青岛威廉帝国研究院，曾留学德国攻读生物学、天文学，辛亥革命后隐居京郊名利戒台寺牡丹园，自号西山逸士，研读诗文，专事绘画。1932年伪“满洲国”成立，他担任伪职，著写《臣篇》，以“九庙不立，宗社不续，祭非其鬼，奉非其朔”“作嫫异门，为鬼他族”等句，痛斥溥仪卖身求荣、甘当傀儡。

溥心畲浸淫书画，临摹王府旧藏，体悟名家经典，揣摩山水态势，将一腔抱负化于笔端毫末，心

追手摹。其诗文造诣精深，曾自言：“如若你要称我为画家，不如称我为书家，如若称我为书家，不如称我为诗人，如若称我为诗人，更不如称我为学者。”自许平生大业为治理经学，绘画只是文人雅趣，非报国正事。

溥心畲以山水画名世，兼擅人物、花卉，有“出手惊人，俨然马夏”之誉，被画界公认为“北宗山水第一人”，与张大千并称“南张北溥”。书画和鉴赏家谢稚柳评价他是继王维、苏轼、文徵明、郑板桥之后，唯一诗书画三绝者。

拒绝宋美龄拜师

宋美龄喜爱绘画，一心拜师学艺，最属意的老师便是溥心畲，然而溥心畲婉言相拒：“蒋夫人要学画，这是好事，我理应效劳，但有三不便。学画的人都应照例向我行拜师礼，以夫人之尊，我不便让她下跪，这是其一；我对学生一向直呼其名，对夫人却不便直呼，此乃其二；我的学生都要到舍下求教，而居室简陋，不便接待夫人，此为其三。”宋美龄终难行跪拜、叩头、点烛、敬茶等入门大礼，遂转投与溥心畲、张大千齐名的黄君璧门下。

溥心畲的入门弟子、台北故宫书画组原组长胡赛兰女士亦说，溥先生起初并未拒宋美龄于门外，只是提了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不给宋美龄单独授课，宋要学画，必须跟其他弟子同学；第二，拜师要行拜师礼，要跪拜，还要磕头。“在宋看来这是拒绝，在溥看来，这已经是作出巨大让步了。”溥心畲的门生傅申也曾说：“溥老师规矩很大，不肯去总统府教画，一定要在自己家中教，并要蒋夫人行三拜

九叩之礼才能拜师。”

然而，这些人云亦云的说法，不无以讹传讹的可能。事实上，溥心畲的入门弟子有“叩头”与“不叩头”两类。其中，叩头行礼的弟子，完全按照传统的师徒规制，搬入溥家居住，每天一起寝食，除学习书画和诗文外，还要承担部分家中杂务，但这部分弟子人数极少。绝大多数则是不行叩头之礼的弟子，即授课时来，下课时走；若有事不上课亦无妨，这类人员可谓“走读”弟子。所以，溥心畲如要接纳宋美龄为弟子，委实可以不行跪拜叩头之礼。

显然，溥心畲婉言拒绝宋美龄拜师学画，定当别有原委在其中。溥心畲曾表示，自己以“前朝”末代王孙的身份，接受国民党总裁夫人为弟子，言传身教书画艺术，有出任“后朝”之嫌，岂不愧对列祖列宗；而且拜师若没有严格、隆重的程序，定然贻笑天下，故坚辞不受。



1963年11月18日，溥心畲在台北病逝，他的弟子、画家刘国松喟叹道：“溥先生再高的才华，只手已挽救不了文人画的颓势……”

■ 周惠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